

麥阿克瑟傳記

原著

凱賴

萊恩

譯者

林

萱



511

023

045

81
087.3
0415-
麥阿克瑟傳記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大同出版社印行

麥克阿瑟傳記 定價：港幣貳元

原著者

FRANK KELLY
CORNELIUS RYAN

譯者 林 萱

印刷者

環球合記印務公司
地址：九龍漆咸道四九一號
電話：五八二四五號

印行者

大 同 出 版 社
地址：九龍漆咸道四九一號
電話：五八二四五號

版權
所有

中華民國四十年五月初版

作者介紹

凱萊、賴恩兩位，都是美國派在海外的記者，有十年以上的經驗。凱萊在派到太平洋麥帥總部以前曾經在華盛頓，倫敦，及巴黎的紐約論壇工作。

賴恩在歐洲採訪工作完成以後，在第二次大戰結束前派到麥帥總部的。戰後第一年替倫敦每日電訊和時代雜誌採訪新聞。現在每週新聞社工作。

目次

第一章	與我同行
第二章	麥帥的父親
第三章	麥帥的母親和妻子
第四章	首次大戰時的麥帥
第五章	麥帥在西點
第六章	參謀總長
第七章	麥帥在菲島
第八章	我將回來
第九章	遙遠的歸途
第十章	跳板——日本
第十一章	麥帥之遠東觀點
第十二章	麥帥和蘇聯人
第十三章	不守則死

第一章 與我同行

這一天早晨，淋着大雨，東京郊外的羽田機場，天色迷濛，濃霧，潮濕，寒氣襲人。一架巴丹號C54型空運機的螺旋槳，正在轉動，水花四濺，它兜了一圈，回到跑道時，一個副官在喊：「老頭子就要來了！」機窗中矚目外望，遠處有幾輛汽車，冒雨駛來。

真的，他是個「老頭子」了，他自己也不否認這個，七十歲，已成了無可否認的事實。然而，他曾經說過：「拿破崙的失敗，就因為他感到疲倦，他前進的勇氣消失了」。那時的拿破崙還只有四十六歲，但這位七十歲的將軍，從沒有感到疲倦。就嚴格的心理意識看，他從不讓自己變成老人。

他的辦公桌上，寫着這樣一段名言：

「青春並不和年齡的數字相聯繫，而在乎人們的心境。多活幾年，不見得就算衰老；放棄了理想，才算真正的衰老。歲月使我們的臉上起縐紋，失去了熱誠呢？靈魂會起縐紋。憂慮，疑惑，缺乏自信，恐懼和絕望；長年地使人垂頭喪氣，蓬勃的朝氣，就此消沉了」。

「無論七十歲，還是十六歲，每個人都有其內心的熱望。有如星光在我們面前閃耀。我們應以無畏的精神去克服現實。像孩子們對任何事物，有尋根究底的慾望，我們每當完成一同事業

的階段，正如孩子們獲得一場勝利的快慰』。

『你和你的信心相伴，你便年輕；和你的多疑結侶，你便衰老；和你的毅力同行，你就活躍，和你的恐懼並存，你便幻滅；你和希望一般美麗，也會和絕望一般醜陋。』

就在這個淒風苦雨之晨，這位七十歲的盟軍總司令，聯軍統帥，五星上將麥克阿瑟，準備飛到韓國的前線去了。在那兒，美軍和缺乏作戰經驗的前韓軍，正在殊死抵抗十六天前越過卅八線，而擁有優良裝備，頑強兇猛的北韓軍，這樣，我們這個世界，便被推到危險深淵的邊緣了。

幾輛汽車停在飛機旁邊，麥帥從車中跳出。他穿着皮夾克，長褲的摺紋，有如刀鋒。那頂出名的鑲金色花紋的帽子，給歲月磨去了光彩。臉龐依然豐滿，只是蒼老些了。雙眼蒙在黑色太陽眼鏡裡，雙手有點顫抖，但也顯出他冒險的表情。

他的雙眼，閃閃有光，露出堅強的決心。他這有力的眼光，曾經注視過一九〇三年的菲列賓，一九一四年的墨西哥，一九一八年的西線，一九三〇到三五年的華盛頓，一九四一年的巴丹，和第二次大戰中鮮血飛濺的太平洋羣島。這是一雙將軍的眼睛。他轉身向他的侍從，和我們四個記者說：『各位！我們去吧！』這個『我們去吧』，是走向另一個戰爭嗎？真的，在事實上是另一次戰爭。四架野馬式的戰鬥機，簇擁着巴丹號向前飛去，有如獵犬齊步前奔，它們飛得那麼緊密。傾斜灰色的陸地拋向背後，怒海伴着機聲狂吼。

我們到了韓國，五年前，這個國家，爲了國際上的軍事原由，從北緯卅八線切成了兩段，這

條線，恰好把北方的工業區，和南方的農業區切開。這條線，是蘇聯共產勢力和西方民主精神的鴻溝。現在，戰火把這條界線抹去了。

世界上有人正在幻想，不論信仰有何差別？主義有何不同？在人類內心上，總會永遠爭取和平與棄戰爭的。這時候，坦克，步兵，大砲，伴着現代化裝備的北韓軍，以閃電姿態衝過卅八線南下了，自己的弟兄，互相殘殺，北韓的刺刀刺向南韓胸膛。深一層看，却又不是如此簡單，今日的韓國，乃是蘇聯的真空清潔器，它要想吸取西方國家的武力，削減他們那份防禦侵略的實際力量。這個戰局，表面上看，似乎不太清楚，但我們美國人必須付出生命代價，那是無疑的。

韓國戰場上那第一發槍聲，尚未完全消失，美國的評論家，已有人在非難麥帥了。那些非難的人說：『當年，珍珠港事變，麥克阿瑟身在菲列賓，就是毫無準備，現在，在韓國，又是毫無準備。看上去，他對北韓共軍厲兵秣馬預備攻擊的情報，一些兒也不知道呢？』他們這麼一說，似乎把整個責任推在麥帥身上。那位先生，繼續地冷嘲：『該感謝麥帥喲，讓南韓拱手以待敵人吧！』許多人也附和這種論調。要知道，到了今日，全世界都不曾有過什麼準備呢！請查一查事實，就會明白的。過去十五個月中，麥帥並未過問南韓的國事，而華盛頓呢？早已接到北韓大軍集中卅八線上的警報。可是這些情報，未曾引起五角大廈中那些要人們的注意呢。也許麥帥的報告，沒有達到權威的決策人物。五角大廈的觀點，認為韓國半島上所發動的決心攻勢，是無法阻止的，同時感到在政治上，軍事上，不值得這種努力，若是說盟總對韓國，從沒有很大熱誠，把

責任完全推在麥帥身上，是一件不公平而可笑的事。

這兩年來，共黨在亞洲處心積慮的積極準備，麥帥曾一再提過警告。他的警告，與他要求增強遠東的陸軍，軍火，和空軍，却沒有得到反響。但許多評論家，反把美國在遠東沒有準備的責任，完全推到麥帥一人身上。這些評論家，很希望調查他的「管制方法」，但他們知道官方是不會調查的，這和菲列賓失守，也未會調查是一樣的原因。他的不被調查，有人這樣說：「因為美國的官員和美國的報紙，多半認為麥帥似乎本身有一種力量，他是不能比較的，他是從未有過的軍事和行政的超人。」

爭辯在麥帥的生命中，不是一件新奇的事。現在，七十歲的麥帥，經過比任何美軍將領更光榮的服務五十年後，並不在退隱生活中享受清福。相反的，他以一隻手控制八千二百萬日本人的命運，以另外一隻手鎮靜的指揮對世界前途有關的戰爭。可是，這位將軍在今日，和在四十七年前西點軍校第一名畢業，他的成績超出二十五年中最高成績時是同樣爭辯人物。他或許是美國軍事舞台上，最受崇拜和最受憎恨的一位將軍。

特別在華盛頓，只要提到麥帥的名字，就會引起人們對他表示一種最熱烈的讚許，或者把他痛罵到體無完膚，似乎沒有中性的批評。同僚的批評，有些是由於妒忌，此外有些憤怒的批評，是由謠言，幻想，和傳說而引起的。另一方面則是絕對的對他敬重和崇拜。有的人，稱他為：「唯我獨尊，過份裝飾的亞歷山大皇帝的轉世」。同時有人稱他為一位「現代的凱撒大帝，光

芒四射，有類一位身著軍服的巴里摩爾，有類一位毫不相幹，愛好烟酒的人格蘭脫總統……」他是一位偉大的領袖，具有至上的政治理解力，和無匹的軍事奇才。

像所有領袖一樣，一次又一次的突然置身於世界政治舞台，成為注意的焦點，麥帥永遠是兼受著阿諛和憎恨。他的每一行動，每一句話，每一項公報，都成為爭辯的材料。有一點，是大家所公認的，即是絕少有人會輕視他的軍事成就。馬歇爾將軍稱他是「我們最輝煌的將官」，已故美國防部長福勒斯泰爾，讚他是「美國在亞洲的灘頭陣地——我們最偉大的戰略家」。一個煥赫的統帥，這是馬吉爾對他的稱譽。最不客氣的批評家，也承認，他用如此少量的兵力，而完成光輝的戰功。是少見的。

有些觀察家，嘗將故羅斯福總統，和麥帥加以比較。他們認為：歷史上，會把故羅斯福總統描繪成爲一個偉大的政治家，但不是一個好總統；麥帥是一個卓越的軍事領袖，却是一個壞的政治家。

或許是如此，他們兩人，都帶些傳奇性的。對羅斯福的觀察，比較正確些，羅斯福，他有和藹可親的性格，他接近羣衆，和美國大衆打成一片，使大衆感覺到他是其中之一。但麥帥呢？並不如此，有心或無心的，麥帥給人的印象，恰如隱在雲中的山頂，遠在人羣之上，可望而不可接，由於這樣過份的富有戲劇性的超然，他便常常成爲爭辯的人物。

美國人所公認的是：只有在情勢危急之際，才會想到麥克阿瑟。他是一位殿後將軍，他的任

務，是用絕對少數的兵力和裝備，去完成驚人的奇蹟。他永遠不准造成錯誤，他必須具有遠大的眼光，和敏捷的手段。因為大家都不希望他有錯誤，所以他必須兼爲政治家和優良的軍事家，他在華盛頓和人民的心目中，已經造成不能磨滅的良好印象，所以他一定要達成他們的希望。

這樣的結果，使他的每一舉動都引起大眾的注意，在另一戰區，大家不經意放過去的事，但出在麥帥身上，就成爲頭條新聞。因此他的每一舉動，似乎都富有戲劇性，真的，麥帥非常明白，何時掀起紫色的布幕，而帶戲劇性的走到舞台燈光之下。充滿他周遭的戲劇氣氛，是多半被他的部屬，善意而不知不覺的誇張所造成的。

麥帥是嚴正的長官，他要求並接受絕對的忠心，因此，有人稱他歡喜滿口「是，是」的人在他的四週。凡是強烈反對他的，就會被打入冷宮。有些下級幹部，在二次大戰中稱「老頭子」的口吻，似乎是支持「是，是」的人的理論。雖然如此，但如克格爾將軍，艾克堡將軍，查波將軍，戴克將軍，他們不是那種性格的人。如最近逝世的華爾克中將，是一位富有色彩的坦克專家，他在歐洲時，帶領巴頓將軍的二十兵團奔馳在各戰場。又如遠東空軍司令斯特拉梅耶將軍，和他的前任凱納將軍，都有堅強的個性。

由於一位屬員的工作不當，一度引起了對他的嚴厲批評，這又增加了麥克阿瑟傳奇的另外一頁。那位屬員的姓名，麥帥不肯宣佈。這次事件是由於他在雷依泰島登陸時，發表那篇演說所引起的。當時和他同在的人，說當麥帥在麥克風前講話的時候，熱情激動，連聲音都顫抖了。

他說：『這是自由之聲，麥克阿瑟將軍在說話。我回來了，有賴上帝的慈善，使我們軍隊又回到菲律賓的沃土，你贖罪的時間到了，快來依我，當戰線推進到你身入戰區之際，快起來作戰啊！爲你的故鄉和家園，作戰啊！爲了你們的子女和後代；作戰啊！爲了光榮犧牲的國殤；作戰啊！每一顆心不要阻喪，讓每一個臂膀成爲鋼鐵，神聖的上帝正指示着光耀的途徑，我們追隨着他的名字走向真理的勝利。』

這篇演詞，不是講給美國人聽的，他是直接對菲律賓人發佈的，他那位屬員，也許認爲元帥口裡所講的每一珠璣，都應立刻傳播出去，於是那篇演詞就發佈到各地。

我們敢相信：當時麥氏心中，只想號召菲律賓人民。他比任何美國軍官和人民更瞭解菲律賓的心理。自從他踏上菲律賓土地，菲人對於他的父親——老麥克瑟將軍的英雄崇拜就轉移到他身上。那時，他只是三個月的少尉軍官。虔信宗教的菲律賓人民，三年之前，在柯里幾多的山洞中，從『由自之聲』聽到麥師最後的一次講話。那次演詞說：『我們要爲自由而奮起，整個東方將充滿我們解放光榮的照耀。』這正和雷依泰演詞，一樣的富於戲劇性。他們自然也記得，當他在澳洲登陸時所發表的世界聞名的『我將回來』的演詞。心理作戰專家，現在都認爲雷依泰演詞，正是菲律賓人民所需要昂揚戰志和提高士氣的話，牠的價值，比一師軍隊，或許更高。麥氏的演說，富於表情，有抑揚頓挫的音調，一時深沉，一時高昂，使菲人能充分明瞭他演詞的重點。但結果，他受到批評了，說他是太注重詞藻了。我想凡是會見過麥師，並和他談過話的人，都會

同意，他不會答應正式或非正式的，把他的雷依泰演詞任意發佈。

麥帥在米蘇里號戰艦上簽訂日本投降條約後的演詞，是爽朗而簡明。他說：「我衷心的希望，也是人類真正的願望，從現在這個莊嚴的場合起，一個較好的世界，就要從過去流血和屠殺中出現，這個世界，是以誠信和了解為基礎。貢獻出人權的尊嚴和他達到切望的自由，寬容，和平。」

評論家大肆抨擊麥帥的雷依泰演詞，比較客氣的說他「褻瀆了神明」。有的人嘲笑他是「上帝的表弟」。但是承認麥帥傳出演詞去的官員，始終站在麥帥的一邊。

麥帥一次又一次因他發佈對海外言論中提到「神」，於是他就一次又一次的遭受到批評。而引起了美國海軍陸戰隊的一首名詩：牠的最後一段說：

現在或者是橋誣，

有一天也許會成為事實，

上帝會聽到一個低的聲音說，

過來上帝，我是麥克。

海軍對麥帥的引用聖經，也照樣有所批評，做「共和國戰歌」的譜子，有人寫了一首歪詩：

眼見麥克阿瑟，

膝上放清聖經，

打字發佈公報，

是爲你和我們，

我們的重轟炸機襲擊拉布爾，上帝充滿愉快的氣氛，

於是麥克阿瑟繼續前進！

其他戰區中也流行許多性質相似的詩。但除了少數的屬員外更無人特別關心。若是艾森豪威爾，布雷德萊，巴頓，蒙哥馬利將軍的司令部就憂狐洞的打油詩。（譯者按：當美軍上戰場在前線時，先挖一個土洞藏身，即謂之爲狐洞。）他們無時間指揮打仗。麥帥自己知道這些謔言他不會經心的。知道他們是沒有什麼惡意，祇是開玩笑而已。但是許多低級人員讓大家知道「老頭子」對這些歪詩非常反對，於是增加故事的重要和流行，更添加了傳奇的資料。

空軍中也添上些對麥帥的戲言，說他是「防空洞裏的道格」，（譯者按：道格爲麥帥短名。）如此看輕麥帥的胆量，完全是不公平和不合理的，麥氏固有短處可資批評，但決不能說他是缺少勇氣，他就在第一次大戰中也從不帶鋼盔，在那次血戰中，他被稱爲「西線最勇敢的旅長」，並因作戰英勇，兩次得到優異服務十字勳章。像他父親一樣，擁有國家最高軍事榮譽，就是獲得國會榮譽勳章。

麥帥公報中常稱「海軍」「空軍」爲「我的海軍」和「我的空軍」。因而引起海空軍的不滿。甚至許多高級軍官亦然。至於海軍陸戰隊，覺得他們完全被遺忘了，於是自稱爲麥克阿瑟的「

豚鼠』。

海軍方面，尤其不滿意麥氏，前陸軍部長史汀遜，（一九四〇——四五年）在他的著作中，提到海軍對麥師的不滿說：「麥克阿瑟時常是爭論的中心，他的超軼的能力不能當和他的手段相配合，但是海軍對他過份的憎恨似乎幼稚。」麥師時常注意到他在歷史上的地位，於任何種類的新聞，都特別的敏感。使他或和他的新聞官員很難隔離開，因此一次又一次的引起不滿。記者在戰時受到比其他戰區更嚴格的檢查。麥師也許想到二次大戰的新聞檢查。在韓戰爆發時，宣佈檢查制度，是他所討厭的。『建議「自動檢查」』，請記者在報導中避免提到部隊調動和司令部的位置。數星期後，記者們要求安全的檢查，如紐約時報柏羅特寫的「問題是如在戰時情況下，繼續准許平時新聞自由的特權則無論因忠實報導，或是歪曲造謠可能引起有害於士兵生命的危險。」

二次大戰中，是無疑的需要嚴格的檢查。麥帥指揮的區域，比得克薩斯州面積超出二十五倍。但檢查嚴格，使批評麥帥不好的話無法通過。當戰爭結束六個月後新聞檢查終於取消。長期受到壓制的記者，於是大肆抨擊麥帥的新聞官。這似乎是使麥帥自己也明瞭一點他對外連絡機構的實際工作情形。許多人覺得麥帥的新聞官，並不了解麥帥的偉大，並不多需裝飾。此外，他自然或做作的手腕，加上事實把放在戲劇似的環境；如在巴丹，並不是他自己的錯誤，自然造成很好的首頁新聞。他的本身軍事成就足以值得歌頌。他的新聞官員堅持錦上添花，實在麥帥不須如此。

他的儀表，那種高昂的舉止，也是常受批評的地方，他在澳洲常受過份講究衣飾的責難也許是因爲他穿着全副軍禮服佩帶了十一排勳章的緣故。艾森豪威爾，巴頓，或蒙哥馬利，如果穿軍禮服就沒有人批評他。自此之後，麥帥就永遠沒有穿過軍禮服。他現在常穿黃卞其軍裝，唯一的裝飾，是他自己設計的出名的鑲金花紋的那頂軍帽。但連這頂軍帽，也曾大受批評，可是今日空軍的高級軍官所戴的新軍帽，却正像那頂麥帥出名的軍帽差不多。

麥帥的私生活，也常遭到議論。外間人很少能接近他。東京的記者們也難得看到他。謁見麥帥必要在數星期或數月前約定。他不是容易見到的人，但見到他時，他却善能吸引人的注意力。他在第一大廈的六樓辦公室中踱來踱去，說話時，時常撫摸他稀薄的頭髮；也許他會擦六根火柴，去點着王蜀黍桿的煙斗。他的雙手很瘦，有許多縐紋，但他對強調一點的事揮手時則顯出勇氣和力量來。他能談論任何題目，約定五分鐘的談話或許會延長到半小時，甚至一小時。你見他時，不是在和他談話，而是在聽講。他不輕易開玩笑。他能明瞭一個環境或一串事情的幽默。但他聽完一個結局好笑的故事，很少會笑一笑，他在私人談話中非常熱情和容易接近。謁見的人，會感覺外面對麥帥高傲的批評是那裏來的？等到談話完畢，他又變成了『山頂上的人』。那些首次進謁的人，在走出他的辦公室時會完全受催眠而口中低聲說『偉大！』『超人！』

有些平常對他批評的人，從他的辦公室裏出來時也完全改變了，因爲麥氏在談話中的態度使人得到偉大的印象，這種感召也許是因麥氏在任何時候都極用心。他會在一會兒不悅而聲音發抖的

批評，一會兒又溫和而重感情，接着又恢復常態。麥帥在談到美國在遠東的地位時最感興奮；在談到日本爲美國在亞洲的壟斷時的聲音特別悅耳。他深信：民主化日本的建造成功，會使世界走向和平。「日本正是未來的跳板……我們的邊界，在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亞洲，我們還未開始了解亞洲的廣大富源。」

他在日本的管制，有人批評：他不能對二千年來的日本人信手指導說：「停止走這條路。」但麥帥相信可以做到的。過去五年中，他已有了很大的成就，再比他做出更大成就的人，可說很少。

現在世界上有數百萬人感覺麥帥是一個「專橫獨裁者」。只有崇拜麥帥的日本人，並不如此想。每星期，他們總有數千封信，把能想像到的各種問題，寄到麥帥總部。提供意見或謂求解答，麥帥從未巡視日本，除了一九四八年去韓國一次，和韓戰爆發後，屢次飛韓視察戰地之外，麥帥在最近五年中，每星期七天，每天十小時，都在東京的辦公桌上處理要公。

在一九三七年離開故鄉後，就從未回去過，這是許多人所不解的。在戰時，他到距離祖國最近的地方，是到夏威夷謀見羅斯福總統。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他就沒有得到完全的假期。這在旁人恐怕就會支持不住了。不客氣的批評家們！對於這些事情，是很少會記起的。

麥帥乘魚雷艇逃出巴丹，是一件傷腦筋的事。他奉總統命令，冒死衝出重圍，而結果是受到許多人的無禮和不公平的批評。他帶的行李，從許多傳聞看來，會使人以爲他乘的是貨船。事實